崇文門外東八號 利記煤廠大減價 代售順記高綫末煤 高末煤元煤洋二元五毛 整售二元二毛 此白

西直門外 廣聚隆煤棧 自運南山小新窰末煤高綫末煤大小元煤山西紅煤各等塊煤禪炸砂末青白石灰零整一槩發莊定價格外從廉恐未週知特此廣告 電話南局一千四百二十一號

● 演說 ●

說政匪

膺生

亞細亞報（少少）君著有政商說 文甚奇闢 但爲政而果取法於商 猶是法律行爲 竊恐今之從政者以商爲迂緩而不暇爲耳 不然何以不法行爲 而負刑事上之責任者 比比皆是也 傭筆偶暇 爰推廣（少少）之意作政匪說

今夫托巨紳 鑾峨冠 勳章煌煌 氣勢赫赫者 非方今之政客耶 寡人之妻 孤人之子 焚人之居 破人之產 使人瞋目切齒 欲得而甘心者 非現在之土匪耶 二者一貴一賤 一榮一辱 一文明 一野蠻 一可羨 一足恨 誠不能相提並論 而吾必欲合之爲一名詞者何歟

不見夫某部之司長乎 因欵項不清至二十萬 而被拘矣 不見夫某省都督乎 因軍餉轇轕至三十萬 而被看管矣 又不見夫某省已去位之民政長乎 氏抵押公債票至三百六十萬 而被人攻訐矣 而某省某縣之知事 因侵吞公欵數千數萬 潛逃無蹤 下令通緝追繳者 尤不可僂指計 此外某某要津 原本起家寠素 不數年間 竟成鉅富 演一堂會戲 縻費至三千五千 闘一撲克牌 輸贏至十萬八萬 即納一妖姬 身價至兩萬元 揮霍如是 更不知其貲財之何自而來也

嗚呼 此纍纍之金錢 非我同胞之膏血耶 非我民國之命脈耶 非我吞聲飲泣借貸之外債耶 袞袞諸公 不費一矢 不挾一兵 一捲而膏血竭 再捲而命脈絕 三捲而召外人之干涉 民國亦將以不國 其狼心 其辣手 又豈僅寡人之妻 孤人之子 焚人之居 破人之產之土匪 所能望其肩背也歟

曩者黃陳柏李之徒 亦嘗攻城掠地 大捲鉅貲 逃向東洋以去 然彼等雖毒 猶明目張膽而爲之 使人人皆知其爲亂黨 爲假偉人 猶未若彼政匪 不操矛弧 但一施其妙手空空之技 而即足以制民國之死命也

今者廉恥道喪 中原亂亟矣 大總統所謂之土匪國 禽獸國 將出現於今日 狂瞽之見 以爲不除養寇殃民之長官 不足以勵將士 不除捲吞鉅欵之政匪 不足以肅官方 我大總統固夙以救國救民爲急務者也 當此宵匪卜分之際 果欲肅清中原乎 則請俯納愚言 一奮武怒也可

●本館要電●

河南電◎連日北軍在豫南光固方面兜剿白狼悍黨頗獲勝利司令王子春據前敵哨探報告狼匪擬竄荊紫關方面窺視鄂北各屬經特派機關槍隊埋伏待狼至急力射擊殺其悍匪約二百人狼亦中彈▲江西電江西約法議員本選出蔡儒楷趙惟熙二員現因蔡署教育總長例應另選一員昨該省選舉監督報部已遵章另選李盛鐸得票多數當選▲新疆電新疆約法會議議員正式當選人為王學曾王樹楠一人云▲日本電報界全體協力攻擊內務部大臣原敬氏並要求其辭職報界幾乎日日聚會指責內務各衙署却不約束巡警之態度以其於十號毀傷某報館訪員而原敬氏於十一號訪員造其住宅求見時却不接談且被其衛兵驅出報社協同抵抗官吏其結果似將於議院內投票叅劾原敬氏報界對於海軍受賄之案均抱不平而海軍部人員均注意於報界而高等部員據云均有受賄嫌疑海軍提督及各官員之住宅日受檢查駐克爾洛司令官海軍副將松本氏已抵東京與齊藤提督各遼官等談云齊氏不恐其查究云

●國事要聞●

熊希齡被控原因◎近傳熊希齡被控約有兩端一為熊挾勢將蒙古實業團所開採之石精油鑛收歸國有一為盜取熱河行宮古玩案惟尚未見有明文茲先將蒙古實業團之控告國務院原文揭之如左為團友發明製油新法正在籌辦橫遭攘奪呈請保護而昭公理事竊本團友李秉文張斌等發明製石取油新法籌辦建昌石精油公司進行困難援照本團章程第九條請願維持本團特開職員會議決通過在案民國二年十月本團總經理處張玉麟、呈[部]工商部給於發明人李秉文等專利蒙批請予專利各節已於該發明人李秉文等呈內詳切批示矣至館地辦鑛事屬可行惟須遵照現行鑛章及第九百四十七號部批劃定鑛區繪具圖說呈候核准等因奉此當即撥給資本特派楊卅勇前往建昌協同李秉文等經理一切旋據該員等報稱正在劃區繪圖開一月二號忽來鄭慶餘姜樹藩李振華等聲稱係國務院特派員來此查收石精油鑛產不准李秉文等私人開採須知此鑛經熊總理收歸國有即工商部蒙古實業商團均無干涉等語又將李秉文等已購妥之鑛地契紙由縣署扣留等情報告前來查李秉文購鑛契紙實係漢人郎君喜轉倒之業有該蒙旅出倒與各個層府契約可憑此關於人民財政之私權約法上已有保護之明文李秉文等苦心孤詣研究十餘年耗竭家產始發明此製石取油機器鍋爐之新法國家應有發明意匠之特許値此實業幼稚時代公家之財政困難倘政府力任提倡保護則民富而國不至獨貧自無庸奪氏所有鋪張專辦也即使全國鑛產取決國務會議應收回國有大總統必有公布之命令該主管公署得向公司磋商

商辦直隸獨石寶華煤礦有限公司招股廣告

竊維富國之道實業為先大利所歸礦山為鉅而石炭一項礦產豐富又實為吾國之天然優勝品皆棄於地未免可惜本公司有鑒於此用特鳩集資本期發一富源查直隸獨石縣屬卯正汎杏樹台地方煤礦苗質極佳蘊藏極富當由本公司呈請直隸民政長轉咨工商業蒙批准立案並頒發開採大照本公司現已暫用土法開採隨採隨售成效已彰惟欲竟厥全功必須購買大宗機器工程既大用亦繁擬再招集股本 [illegible]

元煤二兩八錢 俱賣京平銀恐未週知 廣告 本棧謹啓

吉房招租 住房一所座落在魏染胡同南口內路西共瓦房三十八間新式街門庭院寬大有願租此房者請至琉璃廠東門外路南信義誠木廠面議租價 本房主人謹啓

損失之賠償與發明人經理人應得之權利 以順人情而持公道 今鄭慶餘等並未奉公布之明文 竟以國務總理名義 突然到建昌查收本團經營之實業 擬諸營業自由 載在國憲之義 國務總理必不至如此違法 全國礦產隸轄於農工商部 開採准駁自有專司 國務總理必不至如此侵權 況全國五金礦產 甘聽憑外人開採者 至當且多 不聞收回他礦 以挽利權 而獨專指無權無勢不敢與政府抵抗之財團法人所有產業 以收爲國有 將何以示天下乎 鄭慶餘等爲今日政府特派收礦之員 即昔日在建昌奪鑛不遂之人 其欺矇政府 假公濟私 不問可知 所有本團維持團友開辦石精油公權 不甘被奪緣由 理合呈請國務院查核 即祈明白宣示 仍歸本團發明人李秉文等至農商部立案專辦 以資保護而昭公理 民國實業前途幸甚 謹呈國務院

中美油鑛公司真相●美孚油鑛借款一說 喧傳各報 此事真相 現己發現 絕非借款 乃係中美合辦 與漢冶萍借款問題絕不相類也 茲將此事詳情揭錄於下 （一）農商部當局與五省代表之談話 五省代表湯君化龍 昨日與農商總長鑛務局長等會晤 談及此案 張總長報告延長事 去年初入京時 有陝人擬向國務院請辦油鑛 云有資本百萬元 究其是否可靠 則亦毫無把握 嗣美國駐京公使來言 前清時周總長在華盛頓爲參贊 曾與美政府有合辦延長油鑛之說 今是否要辦 當答以容再商量 公使又逕與周總長熊總理接洽 日人亦向國務院商辦此礦 當時總理與海軍工商兩部俱以將來軍艦須改用煤油 故油鑛宜歸國家專辦 在國務會議決後 會呈大總統批准後 通令各省後 討論開採方法 因資本不足 逐照前清舊議 與美商合股開辦 中國占百分之四十五成 實在投資七成半 其餘由美商代認 作爲取得此權之代價 美國占五十五成 但中國國民仍可向中美公司購買 此項但書 亦力爭始得也 往返磋商 並經諭示大總統 乃於二月十二號在國務院正式簽字 簽字者爲熊總理朱周兩總長及鄙人等四人云 （二）合同之概略 此項合同二十餘條 已於十二日簽字 其合同概略揭錄於下 （地點）陝西延安府延長縣[illegible]直隸順德府一帶、煤油鑛（辦法）中美共同組織煤油公司（資本）美國占百分之五十五 中國占百分之四十五 美國以三十七分五與中國作爲取得特權之代價 其餘七分七 限兩年內由中國取還 如不取還 即作爲美國之資本（限制）合同簽字後 以一年爲限 各處油鑛 非與美孚公司商議後 不得與他國人開採 此項股票不售與非中國人（年限）以六十年爲限

●本京新聞●

回京有期●許世英前被命往熱河查辦清宮古物被人盜賣一案 聞已料理清楚 准於二十五號啓程回京 此案真相究竟如何 想許回時 當不難水落石出

修建新署●財政部爲修建新署事具呈大總統略謂本部前以舊署殘壞　議建新署　約定德商承修　查現在院議通飭不准興辦工程　惟本部議定在前　且非動支正欵額　擬請准予立案　俾得從速修建

鎗斃匪犯●昨前兩日由軍政執法處綁出匪犯三名　均已照律鎗斃　前日槍斃之犯名葉耀東係破壞黨　在靑島曾在恭王前屢上條陳　並以京師關才胡同住戶玉祿家爲通信機關　玉祿因函電均未復　從寬監禁三年　昨日槍斃之犯名郭永貴及劉七　係在康營一帶與丁老巴屢次行劫者　丁老巴已因傷身死　其子拿獲　詢不知情　已從寬釋放云

嚴察派員●步軍統領江朝宗日前傳知軍事科監察科　略謂總統府海壖外地方重要　駐守各隊尤須認眞嚴査　飭令兩科擬派專員逐夜督察以重職守　聞已擬定軍事科科員張勳銘　滕雲龍　馬榮啓　關文惠　張鍾麟　鄭榮基　何雲黼　監察科派科員龔宇　何秉璋　夔隆　吳靖寰　繆欽臣　傅績澄等員　輪流稽査　昨天已將稽査時間表請江堂閱看

簡易庭立●地方檢察廳以近來要案甚多　恐其尋常訴訟人受累　特在本廳內　立一簡易庭　專理尋常五等以下輕罪案件　立能判決　以免延擱　已於昨日實行

亂黨胡來●總統府接到駐日密探報告　亂黨張吳二逆偕同日人富田三郎　均穿日本軍衣　携帶炸彈前往北京謀殺政界要人　已由東京起身　經過奉省入京　請飭軍警偵緝　各機關一體認眞査拿等語

局所裁撤●提督衙門所設之督辦四郊自治總局　四郊自治各分局　及四郊自治總研究所　均於二十四號實行裁撤　其總局地址　己改爲京營車捐總局

解送要犯●二十五號下午三點　左營游緝隊押解要犯趙瘋子　于禿兒　二馮等　聽說是在東北路一帶搶劫的案子　由該營拿獲　解往提署訊辦去的

良醫濟世●四川營中西醫院院長陳肅卿　本係世傳名醫　前年又入中西醫學研究會畢業　愈有心得　現因春瘟發現　寒家每因無力求醫　延至病重始行調治　多至無法施治　陳君現擬如有患危急症者　除便家外　無論晝夜　一律施治　不取診金　誠可謂熱心濟世

自投羅網●地安門外毡子房胡同　販賣鴉片煙土之大客商朱四　於年前曾經警察廳飭區嚴拿　朱四聞風脫逃　只將煙土二百多兩　及院鄰王姓婦解送地方審判廳收押在案　朱四於日前竟敢聘律師方某赴審判廳投案　意圖反案　不料被法庭查出伊販賣煙土屬實　人証俱明　已將朱四立即收押　聞將判爲三等有期徒刑

一還一報●阜城門外月壇南邊　住有呂某　向作小本經營　前天往西四道口地方有事　行至劉姓住戶門外　因爲走路跟劉姓口角起來　被劉姓闔家飽打一頓　呂某因此懷恨在心　日昨劉某進城買東西　在月壇西邊萬德軒茶館喝茶　恰被呂某看見　手持木棍　冷不防照定劉某摟頭蓋頂　就是一下子　當時紅光蹦裂　血流不止　立刻昏迷不醒　當被團勇將兇手呂某揪獲　不知以後如何

淸眞又一村飯莊廣告

啓者本莊現在石頭胡同中間路東新建西式樓房美奐美輪高大深邃敞合衛生內裝設電燈電話及夏令電扇等項凡與衛生有益及便利應用諸品無不求精齊備樓上下時式雅座陳設幽雅伺候周到又特備女客雅座約請著名庖師調飪[illegible]做法[illegible]應用南北大[illegible]

介紹名醫

福君蘭墀研究醫學二十餘載於男婦老幼內外各科一切疑難重症經驗宏富 茲懸壺於安定門內香餌胡同西口內路北志生堂門診上午午後出馬抱恙者幸勿交臂失之

介紹人劉雨蒼景希元吳纘五何傑生啓

謱聲諺語 （曼青）

近日考縣知事　這些位未來的百里侯　鬧的笑話兒眞也不少　甚麼傳遞挾帶等弊　與從先鄉會科場頗有大同小異之處　查搜出挾帶來　還有給警士下跪的哪　像這樣的卑鄙不堪　一旦他要臨民治事人民該當幾個死兒呀　還有位應考的知事　歡的酩酊大醉　勉強着點了名　進去工夫不大　唔兒哇的大吐血特吐之　把他那肚子學問　糟塌了一地　也就不能考嘍　在場鬧笑話兒的知事迷　叫作丟人對不起鬼

有個莫某　在東城井兒胡同住家　前年帶着他的妻室　上張家口找他哥哥去　赶上他哥哥病死　留下一座洋貨舖　他就算是掌櫃的嘍　於是在花界中大暈　一氣一年有餘　把洋貨舖給嫖進去了　莫某窮的不得了局　把女人送在下處　足混　新近莫某回京　被他大舅子給飽杓了一頓　聽說已然經官細想莫某可以說是受福不壓之　放着二掌櫃的不當　偏要應驗了久嫖成龜的俗語　當初的銀錢是被娼婦掙了去　現在可教他女人照樣兒給他掙回來　這叫羊羣丟了羊羣找

戲評 （蘭生）

苦肉計　這戲名是群英會後半齣的別名兒　聽說在先年三慶班演三國志全本　每年一次　若說羣英會每月總演一次　全由黃蓋甘寧起把上　孔明過江起　還是全本　直唱到羣英會打蓋　才算一齣如今除富連成　尚能如此演唱　其餘多是上曹操　蔣幹回營獻書　或連此塲不上　就由周瑜上唱奉君命破曹兵勝負未定　日操兵夜觀策坐臥不寧　接着魯肅上唱兩句　即接對火子　此塲周魯諸葛都得啃一氣　孔明下去　黃蓋說破詐降　是定苦肉計　最有意思　比上打蓋一塲　尚覺可聽周瑜明見黃蓋在帳　却問老將軍還在　又問　可知他降意如何　及黃說出不帶家眷是詐降　瑜又故意裝傻說惜乎惜乎　分明是擠對黃蓋自行承認　至黃說願去詐降　又說出得受苦刑　還要訂問　可是眞心一句　然後還要一拜　一面拜一面又說　怕只怕年紀邁難受五刑　雖說黃公覆忠心　可是周瑜這分擠對勁兒　也眞可以　通俗說　這也是小白臉兒　沒好心眼兒　紅臉的老頭子　總得吃虧　一個大撒　就把屁股給包了去啦　好在周瑜也是爲救祖國　所以趁個都督　後文說三月糧草　無非假話　不像後來的都督　支糧草講周年半載　慢說滅敵國　平個匪寇都不見得成功　准不應了黃蓋丟盔卸甲　前去降曹的話　還就算不含糊哪

命令

大總統令　茲制定約法會議秘書廳組織令公布之此令　茲制定各省薦任以上文官赴任憑限規則公布之

此令　任命王式通爲約法會議秘書長此令　任命賈賓卿爲歸綏軍政廳長此令

（中華民國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評講聊齋

樂仲（十七續）

尹箴明

惟對瓊華飲　瓊華茹素以茶茗侍　一日微醺　命瓊華爲之按股　見股上剉痕　化爲兩朶赤菡　隱起肉際奇之　仲笑曰　卿視此花放後　二十年假夫妻分手矣　瓊華亦信之

這段兒若是開篇就當說故事　無論怎麼簡略都行　惟獨一加批評　內中應說的很多　難免有看着着急的　以爲我故意拉卜頓兒　所爲省東兒（那是當剉大爺辦喜事）其實反正是　千多字　照本變白話且比本著原文胡撕擄省心哪　因爲既是評講　不如是便名不符實了　就以前天的書說　樂仲每謂瓊華曰　醉時勿使我見　在事跡好似醉話　實因樂仲恐酒後性亂　誤破色戒的緣故　是仲之守戒律　己有閑邪存諴之素　今視瓊華艷妝　蹈舞若狂　則確係醉後天眞　不失男子好色之天性　所謂人心惟危　道心惟徽也　曰吾悟矣　酒頓醒　即所謂三杯通大道　世界光明　所居廬舍　盡爲玉宇瓊樓　卽天上人間也　從此不復飲市上　是從前混迹屠沽　爲普結良緣時代　今則絫修正業　爲將人定時代矣　此文己後大半皆證果之意　閒話蠲免

郤說樂爺從這一天起　決不再入茶館酒肆　每欲喝酒　就在自己庭房　有時也在書房　可是老讓大奶奶陪着　大奶奶現在是酒點不聞　並且連五葷全都不動（好在到不闊湖香盤子的習氣）大爺對面喝酒　自己叫下人湖上一壺釀茶　自斟自飲的陪著　彼此談笑　這一天樂爺的酒　喝得徽有四五分醉意　臉上紅撲樸兒的　迷縫着兩隻眼睛　笑嘻嘻對瓊樓說　嘿　大奶奶　你替我把骽給揑一揑呀　大奶奶心說　怪不得不上酒舖兒喝去了呢　過賣不伺候這一手兒　要是這宗酒德　只好上澡堂子擦着喝吧　既同他是夫妻　婦人以順爲正　自己也不便讐拗人家　只得擱卜茶杯湊過去　把樂爺的褲腿兒解開　順着左右踝骨往上按　這才看見　敢情大爺兩條大骽全有刀傷每條大骽上　有個大疤痕　成了鋸子似的　隱隱綽綽好像兩個紅蓮花骨朶　在肉皮兒合着哪　起心裡納悶兒的了不得　若說這兩塊刀傷　大爺從前許是找家兒　爲叫字號刺的　可怎麼會成了蓮花骨朶兒了呢　再往上找　還許有藕哪　無奈二位素日是相敬如賓　不開玩笑（守綺話戒）又不好追問　只好怔怔兒的瞧着　這幾句包括樂仲割股　並沒對瓊華談過　無非以孝爲盡人子之心　並不藉此要譽　又暗中乃補剉而實一無所私句　徽醺後命瓊華按股　則與醉後勿使我見　是已大進化　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矣　前言悟矣　是爲眞悟　再說樂爺也看出大奶奶納悶兒的意思來了　說卿呀卿　你瞧我骽上的這個花骨朶　好開不好開　將來他必然開得了　那一天此花一放　咱們兩個這二十年的假夫妻可就應當是分手之期了　說完一笑　大奶奶在旁聽着　點了一點頭　並不細問　看意思是深信　此言

良邑勒捐

良鄉縣秦縣長忽於前日票傳東興號雙盛號連順號到縣過堂硬行勒索帮捐每月每家二十元不容分說立逼當時交捐要求下堂商酌反觸其怒竟將三家看押候質所與賊匪一律虐待聞尚有欲傳刑家之言闔邑商家人心恐慌業已均行罷市上級長官尚知不識察究此苛政否　良鄉闔縣商人啓

東單二條路北門牌四號趙宅特備重資收買精[illegible]珠寶石法瑯若表鍊